

## 流动的元趋势：教育中心与国际学生流动的新多极结构

克里斯·R·格拉斯、娜塔莉·I·克鲁兹

克里斯·R·格拉斯 (Chris R. Glass)：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Higher Education) 教授

电子邮件：glassch@bc.edu

娜塔莉·I·克鲁兹 (Natalie I. Cruz)：美国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全球战略与倡议助理主任

电子邮件：natalie.cruz@emory.edu

1999 年至 2019 年，国际流动学生人数增长了近三倍，从 200 万增至 600 万。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国际学生流动戛然而止，这给跨境流动的未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国际学生流动未来发展的最佳指标可能不在于新冠疫情的干扰，而在于大流行病之前的 20 年发生的长期变化。这些长期趋势表明，随着新的教育中心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国际学生流动将出现新的多极化结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的来自 210 个国家、近 20 年来的学生流动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表明，国际学生流动的结构（不仅仅只是规模）呈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国际学生流动的“核心—边缘”动态仍然存在，但随着教育中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 多个国家加入了核心国家组，现在由规模更大、地理上更多样化的目的地子集组成。新的多极结构标志着几十年来存在的传统东西方格局的根本转变。新的“核心—边缘”结构对国际学生流动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 更密集的网络

我们的网络分析表明，国际学生的数量

不仅增加了两倍，其密度更增加了三倍。尽管在 1999-2000 年期间，所有可能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仅占 14%，但到 2018-2019 年，实际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几乎达到了全部可能联系的一半，为 48%。更密集的网络意味着不仅有更多的国际学生，还意味着更多的国家以更平衡的速度与更多的目的地交换学生。国际学生流动的分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均匀，因为相对于传统目的地的增长，新目的地的入境流动增长更快。例如，虽然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输出国在 1999 年很少或根本没有接收入境学生，而在 2019 年，这些国家接收的入境学生人数都超过了 15 万。

### 一个更大、更多极的核心

网络内更多的核心国家拥有更广泛且均匀的影响力。“核心—边缘”动态依然存在，但核心国家的组成已经扩大且多样化。1999 年，网络中的核心国家有五个（北美的美国，欧洲的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占流动学生总数的 50% 以上。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过去的 20 年中，出现了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网络结构，新的教育中心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包括非洲（如南非）、亚洲

（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欧亚大陆（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拉丁美洲（如阿根廷和巴西）、中东（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北美洲（如加拿大）。尽管顶级目的地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在核心地区的相对影响力已经减弱，因为影响力在更多国家之间更加均匀地分布。其中有 20 个国家是流动学生总数四分之三的主要入境目的地。

## 对未来 10 年的影响

按照目前的速度，到 2030 年，国际流动学生的数量预计将达到 1200 万。我们认为，塑造国际学生流动未来的最重要转变不是其规模，而是其结构。一个更加多极的网络结构对未来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是什么？

• **选择范围广。**由于容量增加、国家基础设施以及与国际学生的区域和文化接近，更多的国家将成为目的地。国际学生将继续有更多的选择，所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利用这些选择。经济实惠和研究生工作机会促使新一代中产阶级国际学生更愿意考虑其他目的地。没有明确劳工移民政策的传统目的地将受到最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学生有更多相似地理与文化特点的可选目的地时。核心国家数量的扩大和网络的密集表明，各国将在未来几年以更均匀的速度交换更多的学生。

• **教育能力建设已经成熟。**许多国家，如韩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设教育能力，并使自己成

为对国际学生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我们的分析表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政府投资建设教育中心（如：卡塔尔的教育城、韩国的仁川全球校区、马来西亚的 EduCity）已经推动了传统学生流动模式的重组。这些目的地的吸引力只会因为它们的文化、语言和地理邻近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高排名大学而增强。该网络中核心国家的增长和多样化将与计划中的教育中心扩张相一致，而每十年全球学生流动的数量翻倍将促进更广泛的区域内和跨区域交流。

• **展望未来，学习方式可能与目的地同样重要。**随着远程和在线学习的发展，有必要对“国际学生”的定义进行更广泛的界定。这也需要更好的定义和数据收集实践，以便对数据进行分类和比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际学生定义为“为接受教育而跨越国家或领土边界，目前在原籍国以外就读的学生”。然而，这一定义未能反映疫情期间和之后线上学生流动性的增加。它低估了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很少有寻求学位的国际学生，但却有大量国际学生参加基于学分的在线课程或短期交流项目。

即使在疫情期间国际学生流动戛然而止，但没有理由相信传统目的地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会停止增长。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一个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计划中的和新兴的枢纽将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网络结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